

学林

◀ (上接3版)

之湖,望富士山》三首、《纵游箱根诸胜》《望富士岳》诸记游诗。以周游世界的眼光回望箱根,康有为也有了新评价:“风景依稀如瑞士,日东第一好烟鬢。”(《纵游箱根诸胜》,《万木草堂诗集》321页)

并且,在环翠楼中,康有为已不满足于期待与呼唤风雷。刚刚爆发的辛亥革命(武昌起义发生于当年中历八月十九日),使中国政局出现了诸多变数,康氏也不禁跃跃欲试。写于此时的《箱根环翠楼送胡子靖监督辞官归国》,即明确表达了“中原犹有望,政党亟为谋”(《万木草堂诗集》321页)的行动渴望。时任留日学生监督的胡元倓(字子靖)虽决意辞职返国,但其人既信奉“教育救国”,归来也是为了继续主持和扩展由他创办的长沙明德学堂校务。因而,康有为的赠言只是吐露了自家心声而已。

梁启超与环翠楼

若论与环翠楼的关系,梁启超本来比康有为更密切。康氏有记录的住宿不过两次,梁启超既未像其师被迫离开日本十余年,流亡的大半时间也居住在与箱根相距不远的东京与横滨,往来此间自格外便易。

如果从头说起,梁启超初次投宿环翠楼,即为前述与康有为同行的1898年12月1日。需要补充交代的是陪同康梁师徒前往箱根的柏原文太郎。柏原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(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),为该校创办人大隈重信的得意门生,政治上也追随大隈与犬养毅(1855—1932)。康、梁流亡日本,多得其照应。梁启超与之形迹尤密,多次表示:“余与东亩为兄弟之交。”[《壮别二十六首》,《汗漫录》(后名《夏威夷游记》),《清议报》36册,1900年2月]梁1899年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,自任校长,即以柏原为教务长。最见交情的一事,乃是1899年底梁启超远游美国时发生的护照事件。按照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)的记述,“出发时为旅行安全计,先生并冒用日友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护照”(187页)。实则,其所持护照姓名为“柏原文次郎”。先期在夏威夷登岸后,梁去日本领事馆报到,说明入籍日本后已改用护照上名字。领事馆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颇费周折,柏原也被询问到[参见杜卓尔《梁启超以日本护照赴夏威夷事件(提要)》,《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11页,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]。总

之,我原先相信梁启超的说法,其滞留檀香山乃是因为防疫(见《三十自述》),殊不料内中有此一段隐情。而护照假冒的“文次郎”之名,倒把所谓“兄弟之交”坐实了。

不只让梁启超冒用护照,出发前,柏原文太郎还曾为其设宴送行,地点又在环翠楼。梁氏于远航的船上作有《壮别二十六首》,小序即提到:

首途前五日,柏原东亩饯之于箱根之环翠楼。酒次出缣纸索书,为书“壮哉此别”四字,且系以小诗一首,即此篇第一章是也。舟中十日,了无一事,忽发异兴,累累成数十章。因最录其同体者,题曰《壮别》,得若干首。作于环翠楼席间的《壮别》第一首已然豪情满怀:“丈夫有壮别,不作儿女颜。风尘孤剑在,湖海一身单。天下正多事,年华殊未阑。高楼一挥手,来去我何难?”(《清议报》36册)对于梁启超,赴美之行乃其“生平游他洲之始”,是从“学为国人”进而到“学为世界人”(《汗漫录》,《清议报》35册,1900年2月),焉能不壮怀激烈?其所乘轮船开航时间为12月20日,则环翠楼的宴请应在15日了。

可想而知,《壮别二十六首》中也包括了论兄弟交的“别柏原东亩一首”。此诗前半直言:“我昔灵山会,与君为弟兄。千劫不相遇,一见若为情。”梁氏以为,这种前世注定的兄弟情分已经达到“论交托死生”的境界,但其根基还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关切之上(“许国同忧乐”),因此,无论分合,所有的只是“惺惺相惜”(“如何别容易,无语只惺惺”)。

而除去亲友,《壮别》所告别的对象也有其情牵之地三处,环翠楼正在其中:

福地不易得,逝水何时休?偷度百忙里,来为竟日游。

云霓迟下界,风雨别高楼。芳草虽云好,王孙未敢留。这首“别环翠楼一首”尚有题记:“楼在箱根塔之泽,风景佳绝,去年曾侍南海先生一游此。”因而诗中所述,“风雨别高楼”固然是应景,忙里偷闲的“竟日游”却也兼及了1898年12月与康有为的同游。

实际上,柏原在场的两次之间,如本文开头所言,尚有1899年春梁启超与罗普的环翠楼同住读书。选择此地,正是因为“去冬曾侍南海先生同游处于此”,留下了好印象。当时的三人行,如今已少了远赴加拿大的师尊。至于二人在此间研究、写出的《和文汉读法》,倒是“无心插柳”。罗普的《任公轶事》记其事:

时任公欲读日本书,而患不谱假名,以孝高本深通中国文法者,而今又已能日文,当可融会

两者求得捷径,因相研索,订有若干通例,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,十可通其八九,因著有《和文汉读法》行世。(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175页)

此书初版印行后,不断翻印增订,20年前,本人曾撰写过《和文汉读法》一文介绍相关情况。梁启超的初衷本在自学,竟得普惠学林,也算是在环翠楼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这回箱根读书,因日本警察的监视记录缺失,不知其起讫与为时几何。其后,梁启超自述的再履其地已在1902年2.3月间。《饮冰室诗话》有记:

壬寅正月复旅日本,独居塔泽环翠楼者月余。日忽晨起,则玉屑满庭,狂喜若逢故人也,遂成两绝句。其一云:“梦乘飞船寻北极,层凌压天天为窄。羽衣仙人拍我肩,起视千山万山白。”其二云:“三年越鸟逐南枝,汗渍尘巾鬓有丝。今日缁衣忽化素,溪桥风雪立多时。”所谓“复旅日本”,乃是因滞留夏威夷后,梁启超又辗转上海、香港、槟榔屿、澳洲等处,其间于1900年8月曾短暂往来日本,再入长住已是1901年5月。正月为严冬,箱根落雪本属平常,但梁氏一年多来,“所至非热带地,即暑伏节也”,加之两次回归日本均当夏季,因此自言“不见雪者殆三年”(《新民丛报》19号),才会“狂喜”并乘兴赋诗。正月二十六日(1902年3月5日)为梁启超生日,《饮冰室诗话》记其“在东海道汽车中遇三十初度”(《新民丛报》29号,1903年4月),如此,则梁氏而立之岁或许也在环翠楼度过。

梁启超此番居环翠楼为独处,并连续宿留一个多月,自然不可能是无事闲居。鉴于《新民丛报》1902年2月刚刚创刊,半月刊的出版周期,加上最初一年,梁氏的撰稿量每期常常过半,猜想他躲到环翠楼,应是为了静心写作。而且,其述1902年10月(“壬寅九月”)与狄葆贤、汤骞等游箱根,重睹康有为诗作手迹的诗话,恰发表在本月31日出刊的《新民丛报》第19号,可说是即写即刊。更明显的是,

第21号登载的《饮冰室诗话》一则,开头即称说:“平子、孝高后[复]访余于箱根。”口气竟如同现场报道,且明显以在地者自居。而此刊物出版于11月30日,让人感觉从10月到11月,梁启超似乎一直以环翠楼为家。

11月狄葆贤与罗普的来访又有新情节,三人于“月夜相与登塔峰绝顶”,并高歌康有为的《出都留别诸公》中“天龙作骑万灵从”一诗,“觉胸次浩然”。回到环翠楼,狄氏又“写其近作杂诗十二绝见示”。最末两首,一作:“千家好梦初成候,我独高歌也枉然。楼外繁星光悄寂,奇声应隔万重天。”一作:“落照依微月上迟,共谁终古话相思。刹那悟了前生事,恰似今宵梦醒时。”谓为状写当下情境,亦无不可。梁启超读后,“洒然若有所得,茫然若有所失”。于是忆起早年与狄葆贤、谭嗣同、唐才常等共同同学佛,“日辄以‘为一大事出世’之义相棒喝”。而“比年以来,同学少年,死亡流落”,谭与唐相继赴义;梁自我检讨,则“饱经世态,沉沦外学,吾丧真吾久矣”。难得有狄葆贤这样的挚友肯直言相劝,此次见面,狄问梁“以近所得,且勤以毋忘旧业”,梁启超因而有“冷水浇背”、冷然觉悟之感。如此同学相互激励、奋发救世的情义,实令后世如我辈敬慕。

另据日本警方1906年1月8日的监视报告,“箱根塔之泽滞在中清国流亡者梁启超于本月2日返(横)滨”(《梁启超与日本》476页)。看来,这次在环翠楼,梁启超仍然住了多日。11月之后,梁移居距神户80里的须磨村,踪迹已至少东京、横滨一带。或许本年的元旦,就是他最后一次宿留环翠楼吧。

梁启超之于环翠楼既然常来常往,想象此地保留了不少其人手迹原很合理。不料事实恰好相反,目前能够见到的梁氏书法,仅为其抄录的杜甫《倦夜》诗。原本倒是相当壮观,写在将近一人高的六联屏风上。此件未署书写时间,若据杜诗原句:“竹凉侵卧内,野月满庭隅。重露成涓滴,稀星乍有无。暗飞萤自照,

水宿鸟相呼。万事干戈里,空悲清夜徂。”似应为夏季所作。观其笔致,又不类初期作品。未能面见楼主人询问,只能存疑,何况主人也未必清楚知晓。一般情况,这座书屏在当令的季节才在宴会厅摆放;今日请出,置于宽大的万象阁,则完全是为我们准备的了。

告别环翠楼

次日清晨,七点即匆忙起床,因昨日已被告知,七点半要来收拾床铺。八点,早餐准时送到,照例精美、丰盛。九点,山口与坂元同来。一位自称小林的年轻女店员告知,原本答应清早赶回的当家的,有事耽搁了,由她负责简单介绍一下本店历史。我当时忙于陪山口与坂元到各处补拍照片,多半时间小林都在和中原交谈。

小林复印了一些资料送给我们。平原问到楼中所藏文献情况,特别提及如果有晚清人物的笔谈会很重。小林不清楚,答应转告楼主人留意。她也说到1919年(大正八年)环翠楼曾经重建,很快遇到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,受损严重。后费时一年多重修,即为现在木结构的四层建筑。尚有三号馆因需要筹措经费,仍未恢复。平原建议申请国家补助,小林认为,箱根类似环翠楼这样有历史的建筑不少,政府很难普遍出资。而最高兴的是,从她那里得知,我们留宿的名为“月影”的房间,当家的认为就是梁启超昔日所居,因此特意安排给我们。但写作此文时方才细想,既然目前的主体建筑已是大正年间重建,我们也只能说是住在想象中的梁启超当年的方位吧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很感激主人的善解人意。并且,山水未改,风光依旧,梁启超当年眼中的景色,与今日应无大差别吧。

十点告辞出门。今日的游览项目主要在山上。先到三河屋试试运气,可惜店主不在,未能入内。转去箱根关所参观,眺望芦之湖,由于阴雨,无法见到富士山倒影湖中的美景,甚至这座日本第一高峰也在若隐若现中。然而,记起“月影”室内悬挂的伊藤博文诗作,吟咏的应该就是眼前这般景物了:

富岳巍耸耸碧空,古城落落没林中。青峦四面留残雪,白首养颜与我同。漫步东海古道,穿行于杉木林中,感觉时光倒流,仿佛又回到了明治时代。

此次箱根之旅,是观赏过冈田美术馆,于院中泡脚时忽降大雨,仓促到汤本站搭急行车回东京而结束。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)



梁启超书写的六联屏